



美丽文化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史上最忙「被退亲」
女将军情何以堪

设局达人雁芦雪玩转
暗杀、查案、奸细、求婚、宫变

一纸休书
弃妇变身香饽饽

订婚十年
未婚夫上门来退亲

夫水难收

雁芦雪 著

FUSHUINANSHOU

在你的生命里，我只是过客。
我从来不敢纵马疾驰，只生怕马蹄的那些暗响，
惊扰了你的静谧与安详。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

夫水 难收

雁芦雪 著

FUSHUINANSHOU

在你的生命里，我只是过客。
我从来不敢纵马疾驰，只生怕马蹄的那些哒哒声响，
惊扰了你的静谧与安详。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夫水难收 / 雁芦雪著. — 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
2012. 10

ISBN 978-7-5399-5727-2

I. ①夫… II. ①雁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248968 号

书 名	夫水难收
作 者	雁芦雪
选题策划	花火工作室
责任编辑	胡小河
文字编辑	黄 欢
责任监制	刘 巍 江伟明
封面设计	陈婷婷
出版发行	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
集团地址	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, 邮编: 210009
集团网址	http://www.ppm.cn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中央路 105 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jswenyi.com
经 销	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印 刷	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	880*1230 毫米 1/32
字 数	220 千字
印 张	9.5
版 次	2012 年 11 月第一版, 2012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5399-5727-2
定 价	20.0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目录

序言	001
第一章 退亲	003
第二章 暗杀	022
第三章 求婚	045
第四章 刺杀	064
第五章 大夫	078
第六章 查案	097

C O N T E N T S

目录

第十四章	第十三章	第十一章	第十章	第九章	第八章	第七章
结局	交杯	宫变	同生	共死	完婚	赐婚
275	253	231	208	187	166	144





序言

FUSHUINAN
SHOU

说实话，刚开始写这本小说的时候，我真的没有想过自己会将这本小说写成什么模样。

刚开始想的，就是打算塑造一个敢爱敢恨的另类千金形象。为了凸显这个人物，我给主角设计了一个无比悲催的开头：欢欢喜喜等着嫁人的时候，被人退亲。我是抱着玩笑的态度写第一章的，一边写一边偷着乐，带着恶作剧的快感。为了让女主的言辞更另类些，我绞尽脑汁编撰脏话。希望亲们不会因为女主的满嘴脏话而讨厌女主，阿弥陀佛！

我真正地爱上女主，是在第四章。在豆花儿死亡的一刹那，女主撕心裂肺，我心如刀绞。我第一次意识到，我写的这个角色，光有个性还是不够的，她必须有一个灵魂。女主必须有思想，有追求，有自己的原则，在爱情的选择上，也不能随波逐流。我希望除了阅读的快感之外，还能给亲们一些其他的东西。

基于这样的思路，我重新调整了后面的情节。我开始站在女主的立场上重新审视大纲的设计。在我原先的设计里，女主得知小方同学是为了保护自己而故意退亲之后，就毫不迟疑地选择了小方同学，至于小唐同学，女主一直将他视为哥们儿，并无爱情的成分。

重新审视了女主的思想之后，我为小唐同学设计了“交杯”一章。不是为了显示女主的左右摇摆，而是为了丰富女主的形象——在她自认为最危险的时候，果断地对自己的爱情做出选择，带着一种壮士赴易水的决绝。

至于小说的主题……好吧，我承认在这里谈言情小说的主题那是



很令人瞠目结舌的——可是事实上，言情小说也需要主题的——那是一个很古老的很纠结也很喷饭的话题：为了正确的目的，是否可以采用错误的手段？缩小到言情的层面上，我要讨论的就是这么一个小话题：以爱为名，是否可以不择手段？

小方同学采用过错误的方法，小唐同学也采用过错误的方法。至于小云同学，他似乎从来都是一个中规中矩的人（尽管刚出场的时候嘴巴坏了一点儿），所以也只能心甘情愿地做其他人的陪衬。

我当然不敢给这么伟大的话题下结论，所以小说的结局就成了现在这样子。三个男人都很有君子风度，但是小方同学最终能不能追上女主，还要读者自己脑补……我真的是一个恶劣的作者，阿弥陀佛！

写这本书，首先要感谢我最亲爱的编辑大人萧晗。最初开始的四万字，简直是编辑大人手把手地教导着我写的，细致到了某句话，某个片段。此后每一万字，编辑大人都要帮我审核一次……我感谢你，亲爱的编辑大人！

其次要感谢的，是我的朋友，《等到天蓝再看海》的作者宁苾。几年的网文生涯中，我多次想要放弃，她却一路支持一路鼓励。如果没有她的鼓励，我也不能鼓起勇气投稿，也没有这本书的面世。

我还要感谢糜宝，是她将我介绍给萧晗大人；还要感谢引凤阁文学社的诸位朋友，在最艰难的时候，他们一直帮助我。当然，我还要感谢我的先生，如果没有他承担了大部分家务，我也没有时间写作。

小小声地给先生做个广告吧，先生是《图案基础教程》《儿童画基础教程》《儿童蜡笔水彩画基础教程》的作者，家里有宝宝的亲可以帮忙买那么一本两本的……

唠唠叨叨就到此为止吧，亲们，谢谢赏脸看完了作者这么多的唠叨……

雁芦雪

2012年夏



很多年后，苏明媚依然会想起那个傍晚。很普通的傍晚，阳光明媚地洒在窗台上。雕花的窗户将阳光分解成无数细碎的图案，精美得就像是蓉蓉的刺绣一般。

苏明媚坐在玉簪上，很笨拙很认真很顽强地与一个香囊搏斗。其实就其本心来说，苏明媚宁愿上战场去面对敌人也不愿意面对香囊。

嗯，话说回来，作为一个官家小姐，苏明媚知道自己这辈子多半是没有任何机会上战场的。跑过几年江湖混出侠女名声的母亲曾经有过很多次惊心动魄的经历，苏明媚对这些故事滴答滴答



流了很多次口水。

不过，嫁一个将军丈夫，是不是就有机会了呢？

苏明媚对自己的未来不是一般的神往。

虽然不愿意与香囊搏斗，但是玉簪冰凉，却是很能帮助苏明媚静心。

玉簪不是普通的竹席，却是真正的玉簪。那是几年前苏明媚与方将军订下婚约的时候，方家送来的定礼，一方席子用了几千片上好的蓝田玉，很是珍贵。

所以，苏明媚就在玉簪上与同一个香囊搏斗了整整三天。

事实证明，香囊比敌人更可怕，苏明媚手指尖一疼，手指尖上就渗出了一颗小血珠。

听见声响，大丫鬟连蓉蓉转过头来，又好气又好笑地道：“小姐，咱们绣花是绣在香囊上，不是绣在指尖上啊……”她一边说着话，一边找药膏，没找着又转头问，“方将军送来的药粉，刚刚还用过的，放哪儿了？”

苏明媚放下针线活，幽幽地叹了一口气：“可是……到婆家之后，人家就是要看新媳妇的针线啊……”柔媚眼神哀婉地看着连蓉蓉，活脱脱一个怨妇。

能不怨妇吗？说起苏明媚与针线搏斗的历史，那真的是一本血泪史，血迹斑斑，催人泪下。

“得，小姐，您别用这样的眼神看着我。”连蓉蓉宣告投降，转过话题道，“小姐，您要嫁的是将军，将军知道不？比我们家有钱多了，做针线的下人没有十个也有八个。”连蓉蓉唠唠叨叨地说着，找到了药粉，就拿过来要给小姐指尖上撒一点儿。

“可怜的，小姐，您手上的针眼儿比香囊上还多……您就将这个半成品香囊与满手指的针眼儿拿给方将军看，方将军一定不会与你计较的，是不是？”蓉蓉心疼地劝道。

“可是万一婆婆要计较呢？”苏明媚哀怨地叹息了一声，“人人都说爱屋及乌，可是婆婆们却经常不肯遵守这一真理，她们经常无比疼爱自己的儿子却无比讨厌儿子的媳妇……”

连蓉蓉无比郁闷地看着苏明媚，恨不得将小姐这块烂铁砸成钢：“您这么聪明的脑子，怎么扯到方将军身上就犯糊涂了呢？如果婆婆要计较，你就将我绣的交上去，不就结了？你不是要我做陪嫁丫头吗？到时候我和小圆子帮你作弊，除了我们三个，谁能知道？”

连蓉蓉拿起苏明媚的绣活，又拿起一把小剪刀，道：“小姐，我先将你的针线全都拆掉……”

苏明媚顾不得装哀婉了，起身，将绣活抢回来，心疼地大叫：“莲蓉糕，不要拆，我可是绣了整整三天啊，在你看来是一堆草但是在我眼中是无价宝，咱敝帚自珍你不能随便糟蹋……”

连蓉蓉立即忘了拆绣活了，先大声抗议：“小姐，不要叫我莲蓉糕！”

苏明媚急忙将香囊拿过来，藏在自己身后，才与连蓉蓉说明理由：“第一，你很白，很像莲蓉糕。第二，你很嫩，很像莲蓉糕。第三，你的名字很像莲蓉糕。第四，你与莲蓉糕都是我的最爱……”

她还没说完，两人就在玉簪上打闹成一团。

很多年后，苏明媚不止一次地想，如果时光就停留在那一



刻……那该多好。

至少在那一刻，自己不用长大，可以肆无忌惮地享受着自己的青春。

可是，时光不可能停驻。

主仆两人正在打闹的时候，外面响起了小圆子的声音：“小姐……大事不好了！”

那时候，连蓉蓉的手正努力地伸向苏明媚的胳肢窝，距离苏明媚的胳肢窝只有零点零零零零一寸。

听见小圆子的声音，连蓉蓉一怔，呆了大约零点零零零零一秒的时间。而苏明媚就借着这个零点零零零零一秒的时间，迅速往后挪移，等到连蓉蓉发觉过来的时候，苏明媚的胳肢窝，距离连蓉蓉的手指尖，已经足足有三寸。

连蓉蓉优势顿失。

很多年后，连蓉蓉总结说，其实，挠痒痒与抢江山一样，容不得半点儿迟疑。迟疑上半点儿，就可能先机尽失。先机尽失的后果很严重，如挠痒痒，可能从挠别人变成被别人挠；如抢江山，可能从抢别人江山变成被别人抢江山……这都是闲话，咱就不说了。

连蓉蓉发现自己先机尽失，当下很生气，于是站起来，扯着嗓门儿说道：“小圆子，你可是小姐身边的丫鬟！咋咋呼呼的，将小姐的教导忘到哪里去了？”

连蓉蓉在教训小圆子的时候，苏明媚也站了起来，她整好了衣裙，笑咪咪地看着连蓉蓉教训小圆子，还优雅地提醒连蓉蓉道：“蓉蓉，风度风度，别咋咋呼呼的。”

小圆子却不等两人将话说完，颤着声音禀告道：“小姐，方将军来了。就在正气堂呢。”

连蓉蓉走到楼梯口，大声教训道：“方将军来了就来了，你着急什么？咋咋呼呼的，丢了我们小姐的面子！”

方将军来了？苏明媚的脸上不自觉地露出一个笑容，随即发觉自己这个笑容很丢脸，慌忙将笑容都收敛起来。

她站在连蓉蓉的背后，细声细气地提醒：“你咋咋呼呼的，丢了我的脸面呢。”

小圆子继续说道：“方将军……是来退亲的。”

苏明媚怔住，所有的笑容都冻僵在脸上。

他来退亲？他……为什么要退亲？苏明媚回不过神来。

看着自己手上的针眼儿，退亲？香囊还没有绣好呢，退亲？两个月后就要成亲了，退亲？

头脑中轰隆隆作响，好像有狂风过境，将头脑中的一切图像都搅碎得不成模样。

连蓉蓉回过神来，说道：“小圆子，你没撒谎吧？”

小圆子急坏了，声音里已经带着哭腔：“正气堂的春蕊特地跑来报告的，她不会听错……”

苏明媚死死地扶着门框，身体站得很平稳。感觉到嘴唇的刺痛，苏明媚才回过神来。她咬牙，转过身子，将墙上的宝剑摘了下来。

连蓉蓉一把将苏明媚抱住，哭道：“小姐，你可千万别想不开啊……”

“别担心，你家小姐心气硬着呢！这么一点儿小事，算什么！”苏明媚一把将连蓉蓉推开，吩咐道，“去将那件大红绣金



撒花缎面斗篷拿来，搭配上粉红花卉纹样缎面对襟立领褂子，还有那件石榴红百褶裙！鞋子就穿那双大红的小羊皮靴子好了，再给我戴上一副红珊瑚的头面……咱们上外面去瞧瞧那方崇焕，顺便问问他为啥要退亲，总得给我一个理由不是？”

连蓉蓉松了一口气，将眼泪抹掉，说道：“是是是，我们去前面，问问方将军，凭啥要退亲。”

方崇焕，就是苏明媚的未婚夫。

苏明媚是九岁那年认识方崇焕的。兵部尚书家的公子，今年十九岁，风度翩翩，一表人才。嘴角总是挂着温柔的笑意，与人相见，如沐春风。只有在那双小眼睛眯紧的时候，才会透射出一种让人惊心动魄的光芒。

与寻常的官宦子弟不同，兵部尚书家的二公子，并没有成为京城里最著名的纨绔子弟。十五岁的时候他留书告别家里，舍弃富贵荣华，从此不知去向。全家寻找了整整两年，差点儿上门取消了与苏明媚的婚约。等方崇焕再度出现的时候，他已经成为南洋军中最著名的年轻游击将军。

两年时间，从一个小兵升为把总，由把总升为守备，从守备升职为游击将军，寻常人十年二十年也不一定能完成的跨越，他只花了两年时间。

在没有家族的帮助之下，他完成了自己的传奇。

所有的升职都靠着战功来完成。在这两年里，他全身上下，不知增加了多少伤痕，他腰间挂着的游龙剑，也不知饮了多少敌人的血。

自然，饮血的不单单是腰间的游龙剑，还有他所擅长的长

槊、斩马刀。

那日听着小圆子添油加醋地报告方崇焕的事迹，苏明媚笑起来，随即很苦恼地叹了一口气，装模作样地对小圆子和连蓉蓉二人说道：“我娘亲说过，不是东风压倒西风，就是西风压倒东风。方将军这么生猛，苏小姐我很有压力啊。”

小圆子很嚣张地笑：“小姐，您这是在炫耀是不是？全京城最出色的少年英雄啊……说起来老爷还真的是有先见之明，居然早早儿就将这个少年英雄收为东床……”

小圆子说中了苏明媚的真正心思，于是她终于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。

母亲的教训完全正确：东风这么生猛，女儿你就别想着压倒东风了，好好儿做东风的跟屁虫吧。

于是苏明媚就很尽责地做东风的跟屁虫。她每次与方崇焕相见的时候，都是一副美目盼兮，巧笑倩兮，夫唱妇随，温柔得体的模样……那是最完美的大家闺秀，可以放在纸盒子里给京城的官宦人家做标本的。

这样的生活，貌似也不错，是不是？

只是没有想到，今天居然收到了这样一个消息。苏明媚想哭，但是倔犟的性格告诉她：哭只能给人留一个笑话。

京城贵族女子们的生活实在太枯燥乏味了，所以养成了人人都爱八卦的良好习惯。这场退亲事故，不管成功与否，京城上下长舌妇们的口水就会如黄河之水滔滔不绝，即使你筑十丈高的大坝也还是要溃堤。



长舌妇们的口水滋润了京城那干涸的娱乐田园，也淹没了被弃婚女的生存空间。被弃婚女或者乖乖地青灯古佛，或者忍气吞声地等着京城里的歪瓜裂枣来挑挑拣拣，从此之后就沦为京城贵族圈子里的痰盂，人人都有机会来唾一口。

自然，也有些有血性的女子，就此自杀的，那就让原来定亲的两家结成死仇了。

虽然我们的主角苏明媚是绝对不会因此自杀的，但是面对这样清晰可见的前程，苏明媚觉得自己有必要去问个清楚——毕竟即将被宰杀的公鸡母鹅，都会尽力叫上两声对不对？！苏明媚有些自嘲地想。

正气堂。

苏江春只是很温和地笑着，也不动怒：“方贤侄，婚姻大事，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。既然要退亲，那也要贤侄父母前来商议比较稳妥。贤侄还是先回家，与父亲商议了，然后请方仁兄前来与我苏家讨论才好。”

方崇焕微微一笑：“小侄年已十八。按照我方家规矩，年过舞象，大事就可以自己做主。何况年后我就将担任京城守备一职……如此事情，小侄尽可自己做主。这桩婚事，之前也曾禀明父母，父母已经传话，再也不闻不问。”

苏江春依然淡淡笑着，说道：“虽然方家规矩如此，然而我们寻常人家，却以弱冠为标准。贤侄既然未曾弱冠，叔父就不能与贤侄讨论此事，贤侄还是请回吧。”

如此纠缠，方崇焕实在按捺不住，终于开口说道：“方大人，小侄当然知道，退亲之事，对小姐很不公平。然而方大人，

今天小侄既然将退亲之事开了口，即便是苏大人不允许，小侄也可以拖延着不成亲。到时候白白耽搁令爱的青春年华，苏大人于心何忍？”

苏江春笑眯眯地说道：“男子过弱冠而不成亲就是触犯皇朝法令，贤侄不会不懂这一点吧？”面对着方崇焕的威胁，苏江春丝毫不在意。狐狸不是一天能修炼成的，方崇焕，你战场上是一把好手，这种事上，你还是乖乖听话吧。

“即便勉强成亲又如何？”方崇焕叹了一口气，声音诚恳道，“小侄心中已经另有所属。苏大人不肯退亲，小侄心爱之人只能沦为妾室或者外室。那又如何？小侄再也不踏进苏家小姐房门半步，也不是难事。从此之后，苏家小姐顶着方家主母的名头郁郁终老，大人难道欢喜？过个七年八年，小侄就可以拿个‘善妒’‘无出’的名头，将苏小姐休回娘家……那时候苏小姐的前程尽毁，苏大人难道欢喜？”

苏江春眉头一皱，这个方崇焕，这些话虽然光明磊落，却也太过咄咄逼人！他微微冷笑了一声，说道：“当初你方家来求亲，那可是有媒妁，有婚书。女方又无过错，你却要悔婚，这官司即便是打到皇帝陛下跟前，我苏家也奉陪到底。”

边上的媒人，听两人越说火气越大，那额头上的冷汗，早已像六月天的暴雨一般，再也控制不住。见有说话的时机，慌忙插话打圆场：“苏大人，您消消火，您是长辈，犯不着跟小辈一般见识……方大人，您也不能乱说话……”

“退亲就退亲，我家女儿又不是嫁不出去！”说话的是苏明媚的母亲姜云霞，她气哼哼地看着自己的丈夫，“不过方小子，



你对不起我家的明媚，你今天就给我留下一纸文书来，说明事情经过，还有，那定礼咱就不退了！”

姜云霞这样说话，苏江春却是有些生气，当下沉声说道：

“夫人，您先不要说话。”

姜云霞见丈夫沉下脸来，当下就不吭声了。

正在这时，屏风后珠帘子簌簌作响，一个柔婉清丽的声音响了起来：“父亲，我想来与方将军说两句话，可以吗？”

苏江春还没有回答，苏明媚就掀开帘子，款款迈步走了进来。

一群人眼睛都是一亮。一身大红的女子，就像是一团大红的火焰，灼灼燃烧着，整个屋子的温度，顿时高了几分。

方崇焕一怔，心跳不自觉地加速了。他之前与苏明媚也曾有来往，不过那时，苏明媚都是一身素淡的颜色，举止娴雅，无可挑剔。他虽然也很喜欢这样的女子，心底却总是隐隐有些不能言的遗憾。却根本没有想到，面前这个少女，在面对自己退亲之际，竟然会展现出如此夺人的风华！

在这一刻，鲜亮的红色，映红了方崇焕的眼睛。

只是苏明媚那嘴唇，那脸颊，微微有些苍白，就像是鲜亮的花朵上铺着一层薄霜。苏明媚的眼神中有一种倔犟的冰冷，冰冷之后隐隐地藏着一丝让人不易觉察的绝望。

方崇焕的心微微有些刺痛。

苏明媚走到方崇焕面前，看着他的眼睛，福了一福，然后明媚地一笑，声音温软得就像是一个糯米团子：“方将军，我能问